

施公案

第八十八回 施公回奏圣君 顺天当堂发放

贤臣说：“尔等失身之故，本府眼见，不细追问。内中除桂姐，其余各报家乡、父母名姓上来。”淫妇见问，各把姓名报完。贤臣闻听，叫书吏记写。又见下役把告丢妻的翁婿传来。贤臣叫：“人来，尔等把众僧妇带下。留慧海、桂姐对词。”众役答应带下。公差上前回话：“小的将护国寺住的马富、白塔寺住的胡六传到。”贤臣叫：“马富、胡六，本府传你二人来认认那边跪得是你什么人？”二人见问，抬头一看，回答：“是小的女儿。”胡六说：“是小的妻子。”贤臣大笑，说：“你们认得不错？”一齐回说：“不错。”贤臣叫声：“马富，全是你妻之故。本府不究，你就明白了，才引出你女儿私逃之事。”又叫胡六：“你妻被和尚拐去，本府奉旨访真拿来。明晨回奏，请旨正法。你二人下去。”二人答应，叩头含愧而去。贤臣又叫：“人来，把僧、妇下监。”众役答应。

且说贤臣起身下堂，上马出衙，不多时回到私宅。灯下修本一道，事毕安歇。次早黎明，贤臣上朝，奏明皇上。旨意：“慧海、性本二僧，败坏佛门，应斩。余僧按律治罪。众妇除桂姐外，令本家认去。桂姐因翁婿之案，任其婿自便。钦此，钦遵。再施仕伦为国勤劳有功，应升通州仓上总督。”贤臣望阙谢恩，领旨出朝上马，到顺天府监中提出慧

海、性本，令役连文交部斩首。贤臣又提余僧，每人重打三十大板，定年半徒罪，期满各州县重处起解，本家还俗为庶。又提众淫妇，每人三十头号大板，责罢收监。贤臣行文各州县，传其本家来顺天府领人。堂上留桂姐，以完翁婿之案。按律议定：梅林章京按太家教不严，纵子知情不举，回奏，罚俸一年。贤臣吩咐：“人来，传马富、胡六对词。”青衣答应。不多时，翁婿上堂跪倒。贤臣叫声：“马富，皆因汝家教不严，妻子私通和尚，因奸引出拐带之事。你女儿同慧海上山，就有心赖你女婿。若不亏有人首告，岂不笑死贼徒，屈了好人？本府按律公断，先问你赖人，自图重罪。妻子之丑，本府宽恕。”马富闻听，心内明亮，自知己过，带愧叩头，口尊：“大老爷，小的知罪，求乞饶恕。既有女儿，任凭女婿。自今再不欺心。”言讫痛泪可伤。贤臣悯其开恩，眼望胡六：“本府问你丢妻之故。”那人见问，叩头说：“小的要知其女已坏，一世无妻，也所深愿。小的叩求大老爷判断，只愿无事回家。”贤臣提笔定案，叫：“马富，责尔家教不严，以致丑事，图赖良民。人来，拉下重打二十大板。胡六免究。”下役答应，拉下重打二十板，放起。贤臣又叫：“胡六，汝妻还要不要？”胡六说：“不要。”贤臣又叫：“马富，你女婿不要你女儿了，你可领他回去。”马富叩头，口尊：“大老爷，小的无脸领女，求大老爷公断。”贤臣闻听，吩咐传官媒带去桂姐官卖，价银差胡六跟去领银，由他自便。二人递结免究，胡六释放。马、胡二人叩头扒起，下堂讨保具结不表。

且说顺天府尹新任官进衙，把已结、未结之案交待明白。贤臣告辞出衙，上马回宅，禀明太老爷升官缘由。太老

爷、太夫人心中大悦，报子随即报进府来，打发喜礼。贤臣又命人把关太、郭起凤、王殿臣三人传来厚赏，又叫他三人跟随通州。三人闻听，情愿同去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九回 贤臣升总督 路遇盗官粮

贤臣连日拜客，府内演戏三天，亲朋庆贺已毕。通州仓上下役接到府门，贤臣不带家属，只叫施安、施孝、关太、王殿臣、郭起凤等收拾行李。诸事齐备，亲朋送至门外，上马分别。亲朋回宅，贤臣人役围随，前呼后拥赶吉时上任。出了朝阳门外，贤臣马上观看，车马拥挤难行，原来装得粮米。又见光棍个个持强，说道：“我名叫显道神。”那人说：“我赛孟尝，名叫黑塔。”彼此动手相打，立刻用刀扎破布袋，粮米直淌。连糠带土，用簸箕盛起。贤臣马上看得明白，心中暗笑，难怪旗人报怨，好容易熬到开仓之日。思想之间，不觉马到总督衙门。弃驥进衙，升堂。命书吏出告示张挂要道路口，持强抢米之徒，命关太严缉。旱路差郭起凤、王殿臣二人带兵巡拿，无论男妇老幼。限上三天工夫，获人许多，进衙听审。贤臣不问，吩咐每人三十大板。众人之内，究出数个头目，每人枷号冲要处所。军民人等都知贤臣利害，谁敢作弊？

且说贤臣把扫米之人治从退堂。关太、起凤、殿臣进内

叩见。贤臣说：“你三人私访各官员，还有贪官污吏之辈否？”三人口尊：“老爷，水旱粮道都遵法度，不敢胡为，只闻风信。小的又复踩探放俸官员拨什库人等作弊，通仓书吏、花户，二、八月出来闹事。实回老爷知道，今秋倒要严查。”贤臣闻听，追问其故：“你们何不明明白白告诉我？”三人说：“老爷要知作弊之人，提起名头不小。皇亲索国舅一个家奴，通线五府六部，大有名望，结交官吏。还有通州城内花户串通，于二、八月开仓，一同作弊，大车小辆拉出仓门。至于他等姓名，八旗蒙古汉军、皇亲恶奴，名叫常太，满州骁骑阿哥，还有蒙古、汉军二人：蒙古的拨什库，叫达子，汉军的这个人，叫王世英。黑档子米要出动不少，通仓官吏，上下全通。小的等访真，特来禀明。”贤臣听罢，带怒说：“我施某若不治绝贼徒，有玷我初任为官清正之名！尔等仍去照常办事，口齿要紧。事毕有赏。”三人答应，翻身出书房而去。

且说通州城北出了一宗吉祥圣事。此庄离通州三十里之遥，地名叫贤义村。庄中有夫妻两个，半世无子。吃斋念佛，广行善事，半世得子，心中欢喜。那知长成，是个傻子。老夫妻彼此含怨。郝氏流泪叹气。刘好善一旁劝解，说道：“你我虽然子傻，不绝就好。你我终后，任他罢了。人生全凭造化，儿女替不了生死，难脱荒郊坟冢一堆。无儿女者，也是如此。哪里黄土埋不了人？你今太多虑！”郝氏止泪，叫声：“当家的，我岂不知儿女眼前欢，临终归土替死难？话虽这样讲，难为你我吃斋念佛，修了个傻子。算来天公无有果报。”刘好善回答说：“贤妻不用愁烦，傻子自有傻造化。”夫妻正然闲叙，忽听傻子打门，大叫：“妈妈，

我饿了，吃点斋儿。”说着进门，来到夫妻面前站住，哈哈傻笑了一阵。老夫妻点头赞叹。又过了两年，老夫妻亡故，满村人怜傻子，帮他殡葬其父母。剩下傻子孤苦伶仃，合庄公议，把他送进本村三官庙内当了和尚。他师年有七旬，把傻子收为徒弟。又过几年，长到十七、八，还是人事不懂，就只会傻笑。会一句经：“我的佛。”

到了这日天晚斋毕，老僧叫傻和尚把角门紧闭，师徒两个掌灯，坐在禅房。老僧想起傻和尚自幼的苦处，不由点头赞叹傻小子的前因艰苦。望他说话，全然不懂，只是傻笑不绝，就只心无二意。师徒正话间，忽听有人叩门。老僧只当庄人，叫声：“傻徒弟，你去看是什么人来叫门？”傻子答应出房，走至角门，说：“外面是谁敲门？”问了一句，也不等答话，跑回对着老僧只是傻笑。又听外面哀告，老僧亲至角门细听，系借宿之人，只得开门。老和尚观看，原来是两个僧人，其俊无比，细瞧却是一僧一尼。不便说破，即叫傻子送他二人在西配殿安歇。月色当空，不用点灯。刚刚进殿，女僧“哎哟”一声坐在地上，口中只嚷“肚子疼”。老和尚问其故，答说：“到了临月之期。”又叫给与他拿个干草出来。不一时，听见小儿啼哭之声。老僧就知女僧分娩，双手合掌，念声：“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。”又着傻和尚熬些饭汤，老僧叫傻子端着，回到配殿。只见殿门紧闭，叫声：“小师父开门，有话对你讲。”叫了多时，无人答应。老僧心中纳闷，莫非僧尼殿中自尽？待我瞧瞧。令徒弟端灯引路，老僧扶着傻子的肩膀，来到角门瞧了瞧，各门都是紧闭。复回偏殿以下，又叫数声，不见答应。忽听殿内痰声响亮。老僧闻听，吃了一惊，叫徒弟放下灯盏，进殿救人。傻

和尚把灯放下，老僧推开门进殿，又叫徒弟拿起灯来，闪目细看，并无人影。满殿香烟缭绕，耳闻隐隐音乐之声。老僧纳闷，又不见干草血迹、婴儿。老僧叫声：“傻子，你且带上殿门。”只听门后草声，傻子端灯同老僧观看，只见门后一边一捆。老僧醒悟，必定捏死婴儿，裹在草中，他俩远去逃生。说着打开草捆，只闻香气扑鼻，细看内有一物放光，却是一部经典。老僧一见，心中大悟，知是珍宝，念声“阿弥陀佛”，连忙请起，展开细看，上面并不见字迹，老僧吃惊。那知刘好善善心感应菩萨，傻子是罗汉一转，是以送金字真经，点化与他。老僧拿着，急得哭泣。傻和尚一见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师父，上头一些大黄字，你如何说无字？”老僧大悟，知道此经是傻子的造化。回至禅房，供在佛龕里面，虔诚拜毕，天就大亮。老僧坐在炕上，受了风寒，数日而亡。庄上人等公帮傻和尚殡葬已毕，此庙只有傻僧一人焚修。神圣传法，教金字真经，傻子得道。

且说康熙佛爷这日览本，天下大旱，五谷不能滋生，直至五月十三无雨，军民惶惶。万岁自语说道：“朕登九五以来，海宴河清，君乐民安。”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回 摇 为国忧民苦 降旨求甘霖

万岁闻奏，天下大旱，如尧似舜疼忧百姓，降旨：满朝

文武各官，以及各州府县，一体叩天祈祷，跪奉皇经。又降旨意：朕也设坛，钦求雨泽。登时满朝大小文武官员尽皆知闻。文行顺天府，转行各州府县，于各寺院高僧、高道拜请神佛。万岁降旨以后，光头出入，亲身至坛拜佛。那些王公侯伯，谁敢戴帽随驾叩祈？天下军民感仰。

且说黑山角下，出了个黑面僧人，参星拜斗，修炼了些法术。这日正在黑山角下修炼，偶然心血来潮，掐指一算，早知其故，心中甚悦。何不如此这般，好得正果？朝元主意已定，知会众僧提防，好救他成功。夤夜到了京都。黑僧也有千年道术，心灵性巧，投进黑寺。黑面僧串通打点，庙主转奏帝王，说他会求雨。皇爷爱民恩重，并不深究，准本。遣官迎来，就命他求雨。黑僧也在地坛，亲手画了图样，吩咐匠役照式制造。只见图样开写明白：法台一座，高七丈，面宽二丈，上要天花，下铺地平。台下每面放大水缸七个。每个净水半缸，缸中插杨柳枝，不可违误。众官遵旨敬僧，不敢有违。工部领头吩咐匠人立刻就办。专等吉日，黑僧上台求雨。且说顺天府众多文武官员遵旨，各庙虔诚叩天祈雨不表。

且说通州仓上总督贤臣遵旨求雨，同文武官员城隍庙请僧道求祈雨泽。贤臣蟒袍补褂，率众佛前行礼，法器声鸣，朗诵真经。贤臣同文武官员正在伺候佛前，偏遇巡漕御史在通州下马，命小官接迎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一回 巡漕御史下马 文武迎接钦差

且说索公名叫色，满洲最欢喜弓箭，见贤臣身带残疾，心生一计，与贤臣要射个鼓子顽耍。索公带笑，眼望合属官员讲话，说：“众位虽说祈雨拜神已毕，静坐，何不射箭？咱们赌上钱文，输赢不许拿去，留在庙内以为香资。倘若内有一位出言不射，输东道，酒席连戏，领罚三天。”众公闻听，都不言语，贤臣带笑回答，口尊：“索老爷此言最妙，倒是一宗取乐的玩意。就只一件，下官身带残疾，两膀无力，不能拉弓。”索公闻听，不容下讲，拍掌大笑，说：“施老爷，你算输咧。少不得择日奉扰你的酒席。”贤臣闻听，口尊：“老大人休要取笑。”索公说：“不准推辞。我见后院宽敞。”吩咐：“人来，去取鼓子弓箭来。”通州城大小文武官员也都令人去取弓箭。不多时，各把弓箭取到，拿在庙后宽阔之处，栽杆立下鼓场。诸事齐备，索公带笑说：“各位请罢。”各官齐至后院，索公说：“咱们虽是如此，赌个东儿，放钱二十串，输了加倍。”众官闻听，无奈应允。索公拿弓搭箭，拉满，只听“吱”一声，正中红心。以下挨次面射，亦有中的，也有未中的。

贤臣也要一射，吩咐施安拿弓箭来，随即递给。贤臣接弓上扣拉满，对准苗头，唰的一声，射在鼓子边上。贤臣回手把弓递给施安，连忙退步，一瘸一点，伸手就要拿钱。索

公一见，用手相拦，下面用脚把钱踩住。贤臣眉皱计出，连忙跪倒，双手把住索公的脚，大声嚷说：“微臣仓上总督施不全接驾。”索公闻听，心中醒悟，吓得胆裂魂飞，即忙拳回脚来，猫腰伸手搀住贤臣，口呼：“总督大人休得取笑！你我不过闲常解闷。施大人，你要说出此言，旁人观之不雅。”贤臣含怒，口称：“大人官级出品，今日知法犯法欺君。此乃万岁国号在此，脚踩主公，该当何罪？”贤臣扭项，又望众官讲话：“我不全参本上面都要写上。咱们凭恩典赐罪。”索公闻听，登时失色。耳闻他有些难缠，真真不假。难免我有欺君之罪，暗暗害怕，说：“施大人，须看同僚之分。”贤臣说：“岂不闻‘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’？施某留情，算是不忠。众位莫散，等候我施仕伦面君回来。”言罢出庙回衙。索公心中着急，后悔不及，少不得回驿如此这般，迈步出来，上马回驿。众官个个惊慌，不敢散去。纷纷议论，不觉天晚，也就散去。

且说贤臣赌气带领家奴出庙回衙，进内书房坐下，吩咐施安拿过笔砚研墨，贤臣提笔写参索公的折子底儿，耳边忽听外边传牌响亮。贤臣停笔，叫声：“施安出去，看看什么人？”施安出去，不多时进书房回话。“禀老爷，乃是御史索大人差家人前来投书求见。”贤臣闻听，沉吟多会，说：“你去把来人带进书房。”施安答应，翻身叫到那人，跪在下边，口尊：大人在上，小的是索府管家宋五，给大人叩头。”贤臣闻听，带笑说：“管家起来。”那人连忙抓起，回手打怀中把书取出，双手呈上。贤臣接过，拆开观看。上写：“索色字奉贤公台前，适才不恭，望祈宽容，恕我旗人草木粗愚。今备微意二十封白金相送，今晚黄昏之后，打发

小介送到府上。万望留情，感念大德。”贤臣看罢书字，冷笑提笔写一回书，“收礼不恭”等几句谦词，递与来说：“管家此书带回，呈与大人，就说多多拜上。”家人答应，回去进金亭馆驿，将回书呈上。索公接过拆阅，就知贤臣之意，无奈打点白金一千两，黄昏即命家人用盒装上，口称“南来小菜送与贤臣”。贤臣收下。

贤臣思想一夜，计上心来，令书吏写请帖，安心要捏通州文武大小官员之款，那千两银子才吃得稳当。发人各处下帖，请在城隍庙吃饭。贤臣又命施安叫几名厨子进衙，见了贤臣叩头。施公吩咐起来，赏了酒饭吃毕。贤臣把心事说与厨子，厨子领命而去。各样菜蔬，着家人送至庙中治办。贤臣分派已毕，起身出衙上马，家人跟随到城隍庙，进殿坐下。众官未到。

各官见贤臣请帖，个个纳闷。少不得要去，未卜吉凶。但凡求雨，必须斋戒。众官因贤臣之请，恐饭太晚，先用些点心等物，出衙往庙中而来。到庙门一齐下轿，上殿参佛事毕，僧道对坛办事。各官齐至偏殿，按品级坐下，献菜。贤臣带笑，口呼：“众位寅兄，恕我施某昨日刚暴，今治素菜，少表敬意。万望包容。”众人闻听，一齐带笑回答：“不敢。”贤臣说：“无物可敬，不过请众公吃顿素面。”众人回答：“大人美意，何以克当？”贤臣叫声：“施安，吩咐摆饭。”施安答应，不敢怠慢，传与厨房之人，端上小菜。贤臣让坐，钦差首席，以下各按品级，贤臣下陪。端上面来齐吃。不多时，面内药性行开，翻胃恶心，吐了满地，吐出肉食等物。贤臣暗用解毒之法，所以未吐。看众官吐出荤腥，连忙站起，大声嚷叫：“老爷们不必嗔怪，都是施某之

过。一定是庖人粗心，面里或有苍蝇。老爷请坐，待我审审他们。”各官带笑劝阻。贤臣说：“若不看众位份上，一定要责。就便卤内落了苍蝇，不过一、二人误吃而呕，因何众位都吐，其中必有情弊。下官幼读药性赋，当面一验，便见分晓。”言罢，假装麻脸生嗔，吩咐：“快取两个油盘来，把众位老爷吐得东西扫在里头，拿来我看。”人役答应，翻身出殿，去取油盘，把吐的东西扫来。贤臣闪目细看，内有未化的腌肉等物。贤臣捏住众官之款，登时转喜为恼，说道：“列位寅兄，并非施某多事，皆因明晓故犯。少不得用本提奏。”贤臣带怒，吩咐：“你们快些撤去盘盏，这腥荤用水洗净，作为见证。”衙役答应，依言端去。

且说众官闻听吃惊，个个才知上当。索公知其利害，一旁不言。二府州官、副参、游守一齐变色，后悔不及，惹下灾祸。他要真参，这便怎处？轻则罚俸，重则革职。齐跟贤臣说话：“都是卑职等之过。只因吃素不惯，先吃荤腥。求大人海量宽洪，恕卑职等之罪。知过必改，不敢稍负厚恩。”说着，站起至贤臣面前扫地一躬，满脸陪笑：“乞大人贵手高抬。”贤臣不过捏款服众，见众官服软，贤臣也就拿回一步。回嗔作喜，连忙站起，陪笑回答：“众寅兄请坐。既都知过，有话好讲。”众官闻言，才把心放下，复归座位，听贤臣示下。施公说：“众位寅兄，适才莫怨我之刚暴。咱们既食君禄，当报圣恩，皇上为国爱民，进素膳，步行入坛，叩天祈雨。降旨晓谕，各州府县遍贴告示，禁止宰杀。众位知法故犯，应当重罪。既然知过，施某少不得念通家之好，不肯深追。大家取便。”吩咐：“人来，叫众位老爷的家人来。”一齐答应至前。贤臣说：“尔等将你们老爷

吐的荤腥拿下，赏与犬吃去罢。”众人答应，端起转身退去。众官听见，把他们当犬，暗恼在心。又见当面狗抢，不由面红过耳，敢怒而不敢言。忽见人报叩天佛事办完，众官闻言一齐站起，勉强带笑说：“施大人，既然佛事完毕，可以散罢？”贤臣见问，也就站起，带笑回答：“众位寅兄请便。大家回衙歇息歇息，明晨再办。”言罢，前后出庙，上轿乘马，带领家奴，各自回署。

且说江西龙虎山洪教大法师，除当今万岁，就只两家半人家。孔家一户，张家一户，杨家只算半家。天师府每日有一位神圣当值。这日老法师正坐，值日神圣来到跟前报事，身打一躬，口尊：“法师，有宗岔事。因为教主不降甘露，天下黎民不安，真主设坛求雨，惊动西方黑面僧人，谣言惑众，能于法术。不知谁人启奏人主，刻下已经上坛。又善咒符请神，口称清风细雨顷刻沛下。老法师若容其胡闹，不知紧要，内有许多不便。”天师闻听，一摆手，游神归位。真人腹内暗尊：圣上，龙天不降甘霖，造定万民涂炭，该收生灵。今降谕旨强求，倒怕枉费其劳。西方邪教进京，设法求雨，惑乱君心。我若不去朝见，辜负重恩。真人想罢，吩咐法官：“你等预备所用之物，择日起程，上京见驾。”四位法官答应，料理诸事停毕。正乙大法师到了夜里三更，仰观天象，但见京都黑气冲空。掐指一算，早知其故。不由点头暗叹，骂声：“孽畜，你不在黑山修炼，竟敢大帮惑乱人主，罪该万死。吾奉千佛牌文，昊天敕命正乙洪教真人保国佑民，焉肯容你作耗？”天师想毕，说：“少不得贫道要犯杀戒，难顾慈悲。”一宿晚景，至次日，天师打点书籍，带领法官，上船开舟起程进京，追赶黑面僧人登坛祈雨之期。

且说黑面僧人奏告，祈雨在正阳门外设坛。工部官员传扎彩匠人监造法坛，皇爷遣官监验，搭起高台。到良辰吉日，黑面僧人好起坛场。如有违误，议处。工部率众，带领匠役，那敢怠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二回 搭造祈雨坛 工部官监验

话说钦天监择吉搭起彩棚，诸事齐备。黑面僧人登坛。且说圣主疼爱百姓军民，年年恩赏，岁岁免粮，旗兵筐拾元宝，欢笑之声。可恨奸臣作弊，行文到部，请帑动项，假以赈济为名，侵吞肥己，百姓那得实惠？更兼四十三年大旱，万岁览本，颁行天下文武一体遵办。帝王亲至求雨，光头步行出入。五府、六部、十三科道保驾，虔诚拜天，五更进坛，黄昏回朝。

且说通州傻和尚，只因观音菩萨与善财童子显化，送金字真经，神圣夜晚传法，傻和尚前因本深：刘好善夫妻好修积福，善人不绝，方使罗汉临凡。傻僧不上几月工夫，方法皆通。这日夜至三更，他在三官殿中运功炼法，真光四起，冲天通红。满庄民人以为庙中失火，个个拿着扫帚、水桶，都往三官殿救火。众人至庙，不见红光。非止一次，一连几次。众人心中不解，齐找傻和尚。见他赤身精光，独坐三官殿供桌上面，浑身是汗。此乃隆冬天气，才知他有些道术。后来贤义村，无不供奉。

这年大旱，时逢求雨，该他归山。五、六月，天气暑热，歌凉之人在庙台闲坐说话，说道：“今年这样大旱，普遍田苗焦枯，天下黎庶心惊。庄村店道，男男女女焚香求雨。这日贤义庄中也要设坛，齐至三官庙中求傻僧。傻僧傻笑不绝，疯疯癫癫，眼望老少说道：“我的佛！你们都是胡闹。要雨该求龙神，求我不会下雨。要求，我的本事只会吃斋而已。眼下就上躲庄。”疯僧带笑说得禅语，众人不懂。只见放倒身子，睡觉打呼。众人赞叹圣僧，又言讲万岁在京求雨，颁行天下，一体祈祷。庄民闲谈，傻和尚装睡，听得真切。暗说：“该我显应，去见施大人。明天早上通州城隍庙遇缘，应去化化善人。”傻僧想罢扒起。众人告辞出庙，走着，彼此怒骂“秃驴可恶”不表。

且说傻和尚到了天晚，上殿功课。至次早，把老僧留下的破衲斜肩挎上，手拿木鱼，迈步出庙，回手倒扣庙门。因感庄中供养之恩，绕庄三遍，高声即念弥陀，木鱼敲得梆梆，响声震耳。他又念偈语，说道：

龙天不慈悲，晴天大日头。要祈甘露降，还得善人修。

傻僧声音不断，绕村念了三遍，招惹犬声乱吠。天气尚早，庄中人还未起来。梦中惊醒，听见佛音，个个不懂。及至起来，找傻和尚，踪影全无，心下纳闷。且说圣僧围庄三遍，两腿如飞，竟奔通州北关。不多时，到了北关厢热闹之处，手敲木鱼梆梆，一边走着，高声朗念道：

要相逢，不相逢，误进繁华这座城。天公震怒不垂泪，涂炭生灵心不公。傻不傻，灵不灵，前生造定难变更。

方人但能识透我，阿弥陀佛！天下安宁普天青。

僧人念的这几句话，内隐“方人也”三个字。当初贤臣初任江都，未曾上任，访拿五虎光棍，假装道人，号称这三字，“方人也”凑在一处，写成是个“施”字。今日傻和尚到通州来显应，安心惊动施公，因此才把这“方人也”三字编成口号。军民不解，以为妖言惑众。

且说天师带领法官，离了江西龙虎山，于恶僧赴坛之期先进了京都，不敢面圣，只等临期陛见，与僧人睹面。天师住在正阳门外。这日令人门首挂牌一面，上写：“诸神免见，当方地仙伺候。”又命法官打听黑面僧祈雨之期。法官回答：“后日方是黄道良辰，僧人赴坛。”天师闻听点头，暗说：“罢了，贫道明日面圣。”吩咐法官如此这般，不可违误。法官答应，领旨各去预备。真人用斋已毕，夜至三更使法术，预备明晨见驾，好与恶僧会面。

次日即逢大朝之期，钟鸣鼓响，笙吹细乐，檀香扑鼻。驾登九五，净鞭三下，文武朝参平身，分班侍立。王开金口，帝露银牙。王问：“有事早奏，无事朝散。”言犹未尽，朝臣上前跪倒，口呼：“万岁，臣启我主，今有江西龙虎山洪教天师来都朝参，启我主龙意定夺。”皇父闻奏降旨：“宣召见朕。”该值官答应，叩首站起出殿，不多时带领天师上殿跪倒，行三跪九叩礼毕，俯伏尘埃。万岁龙颜含春说：“我朕无旨宣召，卿家进都何往？细细奏来。”天师见问，叩首尊声：“万岁听臣启奏，非是微臣无旨进京。满门既食君俸，自必捐躯报主。并非龙天不降甘露，造定涂炭，无有变更。我主疼民，叩天沛霖，因此惊动黑山角下之僧。”天师奏事未毕，皇上惊疑，叫声：“卿家所奏差矣。我朕驾登九五，一统山河，正是海宴河清，万国来朝，乾坤

朗朗，日月昭彰，焉有怪事？今岁四境荒旱，黎庶逢灾。我朕爱民，降旨普天求雨。朝臣又奏说，西山黑面僧人来京，登台祈祷。寡人准奏。今卿家所奏不解，刚要卿家详细奏明。”天师口尊：“圣主，微臣蒙封正乙天师，掌管洪教。明末清初，直至如今。张门祖居龙虎山，满门沾恩。每日奉天敕命，神值轮流伺候听事。那日微臣正然打坐，游神报臣，知闻天公震怒不雨，主公怜民心盛，进坛亲求雨泽，率领百官拜叩请神，圣恩远震，因此惊动西山教下僧人。他的出身在西北黑山角下，水池方圆数亩，有险。其深无底，直通海眼。此物身游赛过车轮，终日参星拜斗，年代深久，变化人形，任性纵横。”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三回 摇 敕令黑龙潭 天降雨露恩

天师启奏：“方近黎民遭害，路断人稀。当日昊天震怒，遣雷神，吓得怪物头顶秽物。神转天宫，躲过劫数，重又修炼，竟有千年道术。因为无受封号，不能正果。听见求雨，进京化现僧人，惑乱我主。讨封之后，得归正道，忘其根本。微臣连夜进京奏主，春夏秋冬，雨露霜雪，也等时候造定；那方荒旱，那方丰稔，系奏牒文敕旨神佛。岂能遂人之愿？微臣天胆求主赦免无旨进京之罪。”万岁闻奏，沉吟不语，心中犯想。勉强带笑，叫声：“爱卿，朕登殿以来，海宴河清，五谷丰收。今岁至今，五月十三无雨，寡人虔诚